

方励之

粒子认识论中的“相变”

1981年秋，汤川秀树去世后，许多人追怀他在物理学上的业绩。其中常常涉及这样的问题：为什么介子是由汤川这样一位东方的学者首先预言，而当时作为物理学研究中心的欧洲却没有人提出？

事实上，关于核力可能是由中子和质子间交换某种粒子而引起的思想，在三十年代初的欧洲，已隐约地有了。海森堡曾提出，中子和质子之间的结合，就像氢原子和氢离子之间的结合一样，是由交换一个电子导致的。费米则讨论了中子和质子交换一对粒子（即电子和中微子）的模型。尽管海森堡的理论中存在角动量困难，费米理论中有耦合强度问题，但无疑，这条思路是趋向介子论的大门的。

汤川在他的自传《旅人》一书中回忆，他是在“读了费米的文章之后”，才开始去探讨强核力能否用交换粒子这种方式去解决，“那时，我开始沿着这条思路认真地去想，几位外国科学家当时也正沿着同样的想法工作着……”。

在同样的思路上，为什么汤川能先人一步呢？

在那个秋天，笔者恰好也在汤川纪念馆（京都大学基础物理研究所），得知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公认的答案是：汤川先生成功的原因之一，正因为他是属于东方的。

三十年代初期的欧洲，似有一种潜在的原则：不赞成新粒子。例如，1930年，泡利根据 β 衰变的性质，猜测可能存在一种新粒子（即中微子），然而，他并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论文，而只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谈及，或只作为一个讨论的注记。又如，狄拉克曾经根据对称性质预言了正电子，然而最初他却说这种粒子可能就是质子。

狄拉克后来曾解释他们当时为什么都是欲言又止，他说：“在那个时期里，我决不敢冒然去假定存在一种新粒子。因为当时的舆论气氛是不赞成新粒子的。”

“不赞成新粒子”，这就是三十年代曾流行的一种粒子认识论。

三十年代的东方，并没有这样的舆论，或者没有受到它的强的影响。这就是汤川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上的因素。

和三十年代相比，今天的粒子认识论已经“相变”了。不但预言新粒子、证实新粒子是研究兴趣的一个中心。而且，对于一些并不存在的粒子，亦即预言中应当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的粒子，也同样受到关注。如果前一类问题可以简化地称为存在的粒子的物理学，那么，后一类问题就可以称为不存在的粒子的物理学。

后一种物理学中的一个典型问题，就是超重磁单极子。

应当存在的磁单极子

量子论中的磁单极，也是早在三十年代初狄拉克就开始讨论了。不过，包括狄拉克本人在内，一般并不相信磁单极子真的存在，直到1981年11月11日，在狄拉克致萨拉姆的信中，他仍然说：“至今我是属于那些不相信磁单极子存在之列的。”

大统一及早期宇宙的研究，使许多人改变了简单的“不相信磁单极子存在”的观点。

1974年特胡夫特和玻利亚科夫分别证明，在带有自发破缺的 Higgs 场的 $SU(2)$ 规范理论中，存在磁单极子是必然的。这个结论可以立刻推广到大统一理论，因为在大统一理论中，也是 Higgs 场，也有所谓真空中自发破缺机制，所以必然也有磁单极子。而且，对称性自发破缺之后，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真空态，从而空间可能分割成一个个区域，同一个区域中真空态是一样的，不同区域则有不相同的真空。这些区域的交界处的场，可能就是磁单极子的场。它的磁荷 g 也遵从狄拉克所给出的量子化条件，即

$$g = nhc/2e \quad (1)$$

磁单极子的质量大约是：

$$m \sim (g^2/hc)^{1/2} \varepsilon / c^2 \quad (2)$$

其中 ε 表示大统一的能量尺度，约为 10^{14-15} GeV，因此 $m \sim 10^{16}$ GeV/c²，可见它是超重的、比质子质量约大 10^{16} 倍。

既然磁单极子处于一些具有不同真空态的区域的交界处，而且它有一定的体积，所以它的数目和这些区域的数目应该大致相当。利用这种特性，并考虑到发生真空中自发破缺的相变之后，才能产生磁单极子，就可以估计磁单极子在宇宙中的丰度。

宇宙开始时温度极高，具有高的对称性，当温度下降到 10^{28} 度，或者能量为 10^{15} GeV 时，大统一的对称性自发破缺相变发生。由于这时宇宙年龄 t 只有 10^{-36} 秒，宇宙中具有因果联系的空间尺度仅为

$$ct \approx 10^{-26} \text{ 厘米} \quad (3)$$

或者说，只在体积 $V \sim (ct)^3$ 的小范围内才可能有因果联系，超过 V 的范围就没有因果联系了。因此，在自发破缺相变之后，具有相同的真空态的区域大小不会超过 V 。这样，在宇宙年龄为 10^{-36} 秒的时代，磁单极子的数密度可高达 $n_m \sim 1/V \sim 10^{78}/\text{厘米}^3$ (4)

随着宇宙的膨胀， n_m 要成比例地下降。膨胀到今天，

n_m 已很少，但它与重子的数密度 n_B 之比仍然有

$$n_m/n_B \sim 10^{-4} \quad (5)$$

即万分之一，即比金在地球上的含量还要高许多。这就是由大统一和早期宇宙理论所预言的“应当存在的”磁单极子。然而，宇宙间并没有这些磁单极子。

磁单极子实际上不存在

如若一万个重子就相应着一个磁单极子，而且一个磁单极子的质量又比重子大 10^{16} 倍，那么，磁单极子的质量密度就应比重子的大 10^{12} 倍。

另一方面，根据天文观测，宇宙中的总质量密度不可能比重子密度高 100 倍以上。这样，预言中“应当存在的”磁单极子要比宇宙可容纳的最大数量还大十个百分点以上。

有不少工作企图直接发现磁单极。例如，月岩或陨石都是太阳系中的古岩石，有人用强磁场抽吸可能残存在这种样品中的磁单极子。或者找寻磁单极在岩石中留下的径迹，结果都是否定的，没有找到磁单极的痕迹。由这个结果得到的丰度是（请与（5）式对比）：

$$n_m/n_B < 10^{-21} \quad (6)$$

1975 年，澳大利亚的普赖斯（Price）等曾宣布，在他们的探测宇宙线的气球实验中，纪录到一个可能是磁单极的事例，不过许多人不同意他们的分析，没有得到公认。1982 年春，斯坦福大学的卡伯来拉（Cabrera）声称利用他的超导量子干涉器件，等待了约二百天，捕捉到一个磁单极。由于他的仪器还能确定磁荷值，而且结果与狄拉克条件（1）符合，这使他的实验

结果受到更多的重视，不像普赖斯的那样，缺乏确定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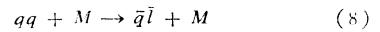
怀疑卡伯来拉实验的理由还是不少的。按照卡伯来拉的实验，磁单极子的丰度大约有 $n_m/n_B \sim 10^{-8}$ ，虽然它比（5）式的 10^{-4} 小得多，但与（6）式比较仍然是太大了。如果银河系中真有 10^{-8} 的磁单极，银河系中就不会存在磁场了。因为，星系的磁场会使磁单极加速，从而也就把星系的磁场能消耗尽了。因此，根据银河系磁场的存在，就可以断定其中磁单极子不可能太多，它的上限是

$$n_m/n_B < 10^{-16} \quad (7)$$

总之，目前的宇宙中，磁单极子必定很少很少，甚至没有。

是不是在宇宙早期相变中曾有很多磁单极产生，而后来都相互湮没了，以至现在找不到它们？磁单极子有两类，即北磁单极和南磁单极，就像电荷有正负一样。正电子和负电子相遇会湮没掉，北磁单极和南磁单极相遇也会湮没掉。但是，这种湮没的效率不高，不可能使早期产生的磁单极减少到如今几乎一无所有的程度。

最近，鲁巴可夫（Rubakov）和卡兰（Callan）证明，一些夸克对会凝聚在磁单极周围，而磁单极会促使它们发生重子数不守恒的反应，例如



其中 q 和 l 分别表示夸克和轻子， \bar{q}, \bar{l} 为其反粒子， M 是磁单极。在这种反应中磁单极并不损耗，而像是催化剂。根据他们的计算，这种反应的截面像典型的强作用那样大。

鲁巴可夫-卡兰的理论如果正确，则更说明在宇宙早期磁单极子就应很少，否则它们会改变重子的数量，以至不符合现在的观测。

所有的分析似乎都说明：磁单极子是“实际上不存在”的，或几乎不存在的，无论在今天，还是早期，都是如此。

怎样才能摆脱这种“应当存在”，而又“实际不存在”的困境呢？

“通货膨胀”的存在

如果不轻易地怀疑大统一理论关于存在磁单极的预言，那么，要调和上述的矛盾，就应压低磁单极在早期宇宙中的产额。

在自由经济的社会中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常常有反的相关。压低通胀率，失业率就增加；压低失业率，就不可避免地引起通胀率的提高。磁单极的产生率和宇宙的膨胀率二者之间似乎也有类似的关系。要保持慢的宇宙膨胀，就会产生很多磁单极，反之，要压低磁单极的数目，早期宇宙的膨胀就应加快。这就是“通货膨胀”模型的要点。

磁单极子的产生率和宇宙膨胀率之间的反相关的机理也很简单。磁单极之所以过多，关键是大统一相变的时期太早，那时的因果范围（见公式（3））太小。反之，如果相变发生得晚，因果范围变大，就会降低磁单极的产生率。因此，人们设想，当宇宙温度降到 10^{23} 度时，大统一相变并不发生，而仍然保持原来的状态，从而形成相变中的过冷状态，就像在零度以下尚未结冰的过冷水一样。当宇宙处在过冷状态时，粒子的质量-能量是小的。因此，粒子之间的引力作用对宇宙膨胀的制约减小，宇宙的膨胀就会加快。

除了磁单极过多问题之外，“通货膨胀”模型还能解决宇宙学里的其他两个老问题：一是，为什么宇宙如此之“平坦”？二是，为什么宇宙这样均匀各向同性？

所谓“平坦”是相对“弯曲”而言的。由爱因斯坦方程求出的宇宙模型，绝大多数都具有弯曲的时空，只有在极特殊的条件下，时空才可能是没有弯曲的，即平坦的。我们生活的宇宙恰恰是这种“平坦”（或极近于“平坦”）的宇宙。如果认为宇宙恰恰选择了该种极特殊的条件作为它的初始条件，那不算完全的科学解释。因为，在宇宙学里不希望太多地使用“事情现在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它过去曾经那样”的哲学。

“通货膨胀”模型的优点是，不需要宇宙初始选择特殊的条件。不论初始多么不平坦，但只要宇宙早期有一个“通货膨胀”阶段，即快速膨胀阶段，时空就会从弯曲变得近于平坦。

均匀各向同性问题主要来自微波背景辐射。在整个天空上，来自不同方向的背景辐射的温度的相对差

小于千分之一。在慢膨胀（早发生相变）模型中很难解释这一点，因为慢膨胀的因果区域太小，来自不同天区的辐射是属于不可能有因果联系的区域的。对于没有因果联系的区域，没有理由说明它们的辐射温度为什么相同。

在快速膨胀（晚发生相变）模型中，因果区大大地扩大了。上面的困难自然地消失。

最近，林德（Linde）讨论了一种更简便的图象。在从过冷相到正常相的相变中，开始是在过冷区中形成一些小的泡状区域，泡中的真空处在破缺的状态，即正常态，泡周围则仍然是过冷态。这个泡不断地长大，过冷态就不断地变成正常态。当泡区占满整个空间后，相变就完成了。林德的观点是，至今我们的天文观测的范围仍然局限在一个泡中，没有超出一个泡，所以宇宙是均匀的。而且，在一个泡区中，没有不同的真空态，也就根本没有磁单极子。

没有磁单极子，没有时空弯曲，没有非均匀性，我们的宇宙在大尺度上的这种“三无”似乎说明早期存在一个“通货膨胀”（即快膨胀）的时代。初次接触宇宙学的人，都不免有一种心理感觉，上述的推论和分析是不是走得太远，走得太离奇了呢？这种“太远”或“太离奇”的心理，与其说是来自对宇宙学的具体内容的陌生，不如说是一种潜在的认识论上的束缚的结果。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三十年代那些有关中微子、“空穴”等等曾被认为“离奇”的预言，就可能会觉得，宇宙学同样在走着物理学其他分支在走的路。